

尊敬的師父上人，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上午好！

今天上午我們還是利用兩個小時的時間，和大家分享這樣一個題目：「婚姻與家庭」。

前幾天，我曾經講過一講，叫「和諧家庭」。為什麼今天還要講家庭的問題？因為講婚姻離不開家庭，兩者是密不可分的，所以今天的題目就選擇「婚姻與家庭」。關於婚姻問題，說起來我覺得沉甸甸的。過去講起婚姻，是一件很輕鬆愉快的事情，現在講起婚姻我覺得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。我們大家都深有體會，現在的婚姻狀況不要說和古時候相比，就和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小時候相比，可能已經相去甚遠。因此我覺得今天談這個話題，真是很沉重的。沉重也得說一說，我想從幾個方面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。

第一個方面，我想講一講現在的婚姻狀況。這個不用我說，大家都是深有體會的。第一個狀況，可能大家都會脫口而出，離婚率高，現在的離婚率可以說是用飆升這個詞來形容一點都不過分。我記得師父上人講法的時候曾經說過，如果一個地區，離婚率超過百分之五十，這個社會就很不穩定。現在是不是已經超過百分之五十？就我們周圍左鄰右舍、親朋好友，就從這個範圍來說，我粗略的計算了一下，大約已經接近百分之五十，或者是已經超過了百分之五十。因此這種不穩定的婚姻狀況，是導致我們社會不穩定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。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重視，現在已經開始著手做這方面的工作，這是一種好現象。如果這種現象不得到改觀，社會只能是愈來愈亂，我們期盼著這種現象儘快扭轉。大家可以想想，離婚率高，它直接影響家庭，因為婚姻就是組成一個家庭

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，社會不穩定是必然的。

我聽說還有這麼一種現象，因為有些佛友在一起閒談的時候也談起過這個問題，說現在離婚非常容易，兩個人可以協議離婚。這是個新的名詞，協議離婚，就是不用經過法律部門的判決，你到行政部門就可以辦手續，兩個人去了行政部門，如果兩個人態度是一致的，都同意離婚，什麼都不用說，馬上就是紅本換成綠本。我一開始不知道什麼紅本、什麼綠本，後來她們告訴我，結婚證是紅色的本，離婚證是綠色的本。你到那手續辦完了，把證一換，兩個人離婚就離完了，就是這麼簡單。過去我聽說，如果要離婚，有關部門是要調解的，要給你一段時間，還有一定的限制。譬如說，第一次去離婚，兩個人當然都在氣頭上，各說各的理，有關部門工作人員是耐心的聽、耐心的記，然後告訴你回去再好好想想，工作人員是要給調解的。這樣回去一段時間，可能兩個人氣就消了，消了以後就不離婚了，這個事情就得到了圓滿的解決。如果像現在這樣，沒有調解的過程，只要兩人意見一致，就給你辦手續，這就沒有緩衝的餘地，可能有些家庭不該破裂的它就破裂了。現在這個問題很不嚴肅，破裂了，過幾天兩人又都後悔了，再復婚。我又學會了一個新名詞叫復婚，那就是離婚也容易，復婚也容易，這樣就導致了對這個問題的很不嚴肅的態度。

我們想想在我國古代社會，我們雖然沒有出生在那個年代，我們從歷史上可以看出，那個時候的婚姻是相當嚴肅的，不是說妳想嫁給誰就嫁給誰，想離婚就離婚，沒有這個名詞。那個時候是父母包辦，父母做主，在結婚前可能你連對方都沒見過面，入洞房了，互相才能見到第一面，這是古時候社會的一種習俗。所以那時候的婚姻是很穩定的，婚姻穩定，家庭自然就穩定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到現在這種婚姻的關係、婚姻的理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就依我們

這個年齡段為例，我記得我小時候住的不是樓房，是一趟一趟的平房，兩趟房是門相對，大約一趟房不到二十戶，兩趟房就相當於四十戶左右。那個時候一直到我參加工作，我沒有聽說有離婚的，腦海裡沒有這個概念，左鄰右舍沒聽說誰家離婚。後來我參加工作好長一段時間，我們學校轉來了一個新老師，大家說那個老師是離婚的，因為和丈夫不和，丈夫對她不好，實在受不了那個氣就離婚了，就離開了她原來的環境，轉到我們學校來。我記得我還好奇的問什麼叫離婚？因為那個時候我還沒結婚。後來有的老師就給我解釋，說妳簡直是太傻了，連離婚都不知道，離婚就是女方和男方分開了。我說那再也不好了？她們說離婚了就不再好了。那個時候好像我已經二十歲出頭，才第一次聽說離婚這個字眼，才弄明白什麼叫離婚。

在我們這個年齡段，離婚的人數微乎其微。前些天有個佛友給我打電話，告訴我：素雲，我現在非常痛苦。我說妳怎麼痛苦？因為她是老大姐，比我大三、四歲，你看她比我大三、四歲，也就將近七十歲了。她說：素雲，我離婚了。我大吃一驚，妳都快七十歲了，怎麼還離婚？當時她電話裡說不好細說，她說現在我有一段非常難心的事，離婚是一方面，另外我和我原來的老頭正在打官司。我說為什麼還打官司？她說為了財產分割。我說妳家有什麼財產要分割？她說主要是房子。原來是老夫老妻，可以說她將近七十歲了，我估計最少也是銀婚，大概銀婚已經過了。幾十年的老夫妻，現在就可以在公堂上面對面的你爭我論、舌槍唇戰，真是一種悲哀。我聽了這個消息以後我就想，不怪年輕人離婚，這麼大歲數了還在離婚。雖然這種現象為數不多，但是說明，這已經成為社會一種你見到了都不會奇怪的現象。所以這個不穩定的婚姻就是我要說的第一個，也就叫小題目。

大家想想，婚姻不穩定，直接導致的是家庭的不穩定，家庭不穩定導致的社會不穩定，它是一種連鎖關係，然後最最重要的是下一代基本上是廢了，是不是這樣？在這裡我想重點的說說單親家庭，我們現在的單親家庭太多了，單親家庭直接受害的是孩子，單親家庭的孩子他有個最大的特點，就是自卑心理比較重。父母離婚了，孩子不是跟爸就是跟媽，不管跟誰，身邊總是缺少一個，不是缺少父愛，就是缺少母愛。尤其一個孩子，在他年齡很小的時候如果失去了母愛，那真是一種很痛苦、很悲哀的事情。前些天我看電視，一個孩子就因為父母離婚以後誰都不要他，他就變成了流浪兒。然後他跟著爺爺奶奶一起過，有時候回到爺爺奶奶家住幾天，有時候就出去流浪，十天半月、甚至一年半載的都不回一趟家。就是這樣一個孩子在電視鏡頭上，當你看到他的時候，你覺得你的心都在痛、都在流血。他說爺爺奶奶這麼大年齡了，我不想讓他們養活我，我想養活我自己；如果我有能力，我還要養活我的爺爺奶奶。他說了一句讓人非常心疼的話，他說我不知道爺爺奶奶走了以後，在這個世界上我就沒有親人了，我該怎麼辦？現在我出去一段時間，我回到家裡來還有爺爺奶奶，好歹這是一個家；如果爺爺奶奶走了，我連這樣的家都沒有了。

大家想想，現在這種情況不是很少，而是很多。我家的一個親戚，家裡四個孩子，離婚了兩個，所以我一算，這不就是百分之五十？一個家庭就是這樣的數字，離婚率，多麼可悲、多麼可怕！你想想，夫妻倆離婚以後，能夠成為朋友的很少很少，基本上是反目成仇。孩子如果判給女方，不讓男方見，男方不負責，不給撫養費，不管不問；如果判給男方，不讓女方見，等等，就造成了孩子，這面是父親，那面是母親，做為一個孩子，可能誰他都捨不得。

我不知道你們聽沒聽傅沖老師的那節課？上一次來香港，我聽

了傅沖老師的課，她講了她小時候的經歷，她的爸爸媽媽在婚變過程當中給她帶來的傷害，她為什麼性格變得那麼古怪？主要的因素就是因為爸爸媽媽的婚變。有那麼一個情節，你們記沒記住？就是爸爸媽媽爭她，不是爭財產，是爭這個孩子，都想把孩子要在自己的名下，爭撫養權。最後是在法院上判的，判決的時候，她說她看著爸爸那種眼神，那就是非常期盼讓孩子說，妳說跟爸爸。當時她心裡難受到那個程度。她說她那時候太小，但是她讀懂了爸爸的眼光。看這邊媽媽緊緊抓著她的胳膊，一下子、一下子攥她的胳膊，意思就是告訴她別聽他的，妳跟我。那時候她好像是四歲，大概是四歲，這樣一個孩子，面對著父母的爭執她怎麼辦？她說當時那種選擇太艱難了。後來她說了一句「我跟媽媽」，因為法官問她妳跟誰？孩子可能說跟誰，大概法院就判她跟誰，孩子說我跟媽媽。她說我很小很小的聲音說，說完了以後我回頭看看爸爸，爸爸就像一攤泥一樣，一下子就堆下去了。因為他希望孩子跟他，結果孩子說跟媽媽，好像一下子人就堆下去了，精神也沒有了。她說那種臉色、那種表情、那種眼神，讓我永遠不能忘，到現在都歷歷在目，現在想起來當時那個情節，我都非常心痛。

你想現在這樣的孩子，在我們的周圍有多少？這個問題我不知道我們做為父親和母親，你們怎麼想，反正現在在我周圍，尤其是佛友們，如果有鬧矛盾的、鬧離婚的，到我那去，凡是我知道的，我都力爭給他們勸和。好在老太太有點人緣，一般的說話他們還比較聽，有的甚至已經離婚證都拿到手了，我還繼續勸他們要和好。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，因為多一家離婚，可能就多一個單親家庭的孩子，社會上這個亂就添一分；少一個離婚的家庭，就少一個單親家庭的孩子，社會就穩定了一分。我們可能是力量不夠，我們就這麼大的本事，但是我們努力去做，能用你的行動去爭取你周圍要離

婚的沒有離婚，它又是一個完整的家庭，你看了以後心裡是高興的。

我的身邊有個小佛友，兩個人反反覆覆的鬧離婚，已經將近十來年了，到現在，可能我有點攀緣，還是讓我把他們捏在一起了，到現在也沒有徹底的離。我說你倆要聽我的話，不要離婚，你知不知道，離婚以後你倆的結局都非常悲慘。我對男方說，你不要不在意這個事情，把它看成是小問題。他跟我說：劉姨，現在這個事根本就不算個啥事，好，咱們就在一起，不好就拜拜。我說你知道你這樣做的結局嗎？他說：劉姨，什麼結局？我說那你就是地獄那夥的，到那個時候你遭罪、受罰，你都沒地方逃了，那時候你後悔了，你喊劉姨都不好使，你一定要現在聽話。他已經五十歲了。我就想大家彼此互相諒解一點，這個家庭就保存下來了，它還是一個完整的家。我覺得人還是有感情的，十幾年、二十幾年、三十幾年的夫妻，怎麼能說拜拜就拜拜了？不應該這樣做。我想大家都努力做這個工作，從自身做起，從自己的親朋好友做起，你能盡多大的力你就盡多大的力，讓我們大家為社會的穩定做出自己的一分貢獻。這是我要說的第一個小題目，就是不穩定的婚姻。

第二個是不負責任的、非正常的婚姻。他們告訴我，現在有沒有結婚證都行，登不登記都行，想同居就同居，這樣省事，還省去了離婚那個麻煩。我一聽就想，這不亂套了？咱們國家這麼多人，如果是想跟誰同居就跟誰同居，同居哪怕三天，不合適拜拜，再另去找，再同居，這個社會得亂到什麼程度？我給它起了個名，這叫不負責任的、非正常的婚姻。這種同居關係，它的後遺症是非常大的。譬如說第一個問題，涉及到有沒有後代。你沒有登記、沒有結婚，如果懷孕了，很多人採取墮胎，他不把這個事當做一個事，他不想把這個孩子生下來，他覺得生下來是自己的一個負擔，他沒

有把他看作是一個生命。孩子奔父母來了，他是一個生命，你怎麼忍心把他殺掉？我們每個人，尤其是做母親的，妳的心怎麼能那麼狠！但是有些人她不知道這個因果，所以有的人可能是一胎一胎的墮，把自己的身體墮垮了，又殺生害命，造下了沉重的業障，這個業妳是要還的。

有一個佛友，夫妻倆今年三十多歲，因為在沒有結婚之前兩個人可能就來來往往，就墮了五胎，一共做人工流產流了五胎。後來兩個人好歹是結婚了，又懷孕了，第六胎總算保留下來了，現在孩子已經幾歲了。他們告訴我說被墮胎的嬰靈、嬰兒，他確實上門討債，給他們託夢，拽著他們的衣襟喊：「爸爸媽媽，為什麼要殺我？救救我，我太苦了！」連那個影像都能看到。我說這回你信了，信這個因果？你殺掉了五個孩子，這就是五條命，你怎麼來償還？如果你今生要不修行有成就，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這個債你是還不清的。第一個方法，你跟他們溝通，告訴他們，爸爸媽媽對不起你們，我做錯了，真心誠意的向他們懺悔，求得他們的諒解；然後告訴他們，和你們一起念佛、讀經，聽老法師的光碟，給他們一條出路，這也是你們盡一分父母的責任。現在的狀況有所好轉，不太來作他們、鬧他們了，但是偶爾的還是來找。

我聽長春般若寺的一個老法師說，被墮胎的嬰靈是最苦最苦的，那個苦咱們根本就無法理解，所以說他們的瞋恨心強。他恨他的父親、恨他的母親，咱們都可以理解，真是太苦了。你想，他已經成了人形，有的甚至都到六、七個月了，還要往下打胎，多麼痛苦！做為母親本身痛苦，我們尤其是女同志，現在已經做了母親，生過孩子，我們正常人生孩子都那麼痛苦，何況六七個月、五六個月再往下打胎，那簡直是太痛苦了。記得有一次，我的一個小同事生小孩，我到醫院去看她，她同病房的一個小姑娘就去墮胎，當時她懷

孕七個月，大夫告訴她，七個月墮胎是非常危險的，容易影響生命。這個小姑娘說不管怎麼樣我也做。用什麼方法？吃藥。吃完了藥以後，那個小孩折騰得，那個嚎叫都吓人，在床上滾來滾去的，爹呀媽呀的喊。好像是兩天以後把胎兒打下去了，這個小姑娘已經非常疲憊不堪，一點血色都沒有，就像死人一樣。雖然這次她沒有死去，但是她等於已經死過一次了，那個罪怎麼遭？你遭罪，然後孩子活生生的被打掉了。七個月，可能我估計大概手指甲、腳趾甲都長全了，頭髮都長了。你說就這樣他能不恨你？他能不報復你？

所以我說同居的第一個毛病，這個問題，墮胎，解決不了。男女在一起，你不可能沒有生活，你有了性生活，很容易就懷孕，懷孕以後就去墮胎。有的孩子因為墮胎，把自己的身體整個都報廢了。丁嘉莉老師講過一個例子，她到一個婦產醫院去，那不叫實習，她體驗生活，她要演電視劇、演電影，她去體驗生活。她說當時去了一個小姑娘，就是去墮胎。這個孩子十九歲，長得特別漂亮，簡直就像電影演員一樣。做了以後她躺在床上，自己起不來，後來到下班時間，大夫們陸續就走了，丁嘉莉老師是最後一個離開的。當她離開之前，這個孩子就用期盼的眼神望著丁嘉莉老師，「阿姨，救救我。」她說當時沒有那麼多慈悲心，還沒有學佛，所以她說：妳自己在這，我們下班了。然後丁嘉莉老師也走了。這樣這個十九歲的小姑娘自己躺在床上，就剩她一個人，身邊沒有任何人照顧她。第二天，醫院大夫們來上班，丁嘉莉老師也去了，這時候發現這個孩子已經死在床上。這是十九歲的孩子，正是花季年華，因為自己對自己的不尊重，也是對別人的不尊重，導致了這個惡果，十九歲的生命就失掉了。所以我們對這個孩子真是又同情、又可憐，心裡又有點恨：孩子，妳怎麼這麼不爭氣！妳為什麼不愛護自己？妳糟蹋自己，最後把命都丟了。這個例子我聽的時候真是非常痛心，



你想想，她是誰家的孩子？如果她的父母，尤其她的母親知道了這件事，甚至她的母親可能都不想再活了，我們做母親的都非常體諒這種心情。這是同居的第一個毛病。

第二個毛病就是過了一段時間感情破裂了，要分手了，如果兩人都同意，可能問題還都不大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如果有一方被情所困，他不願意離開對方，這個時候將發生什麼樣的後果？一個是暴力，你不離開我，我就打你；暴力不成，為了甩掉，可能就殺你。這種情況不是沒有發生，咱們看電視，有好多時候就報這樣的例子，男孩把女孩殺了，有的女孩把男孩殺了。有一次我看兩個人都是大學生，研究生，因為不想同居，想分手了，可能意見不統一，後來這個女孩就想，你不屬於我，我也不能讓你屬於別人，所以在睡覺的過程當中，就把這個男孩給殺死了。這樣她自己最起碼也得判無期或者是死緩，兩個人一個失去了生命，另一個也可能是失去生命，故意殺人很可能判死刑；假如退一步說判死緩，一生就在監獄裡度過。爸爸媽媽不容易把她培養成大學畢業生，培養成研究生，結果因為這個情的問題，導致了父母多大的煩惱，給自己帶來了多大的痛苦。我估計這個事情她做了，肯定她後悔，但是後悔已經無濟於事，沒法補救了。這是第二種情況，殺人。

第三種情況自殺。有的人一開始是採取自殘，是分步來，自殘。我問什麼叫自殘？就是自己傷害自己，拿刀割自己的肉，讓對方看，能夠引起對方的同情、憐憫，然後繼續在一起。有的時候可能對方心軟了就在一起，將就著，這樣你的婚姻會幸福嗎？有的不想將就，你自殘是你的事，我視而不見。這一步不行，可能有的就來真的，吃藥、跳江、臥軌，等等，跳樓。現在跳樓的比較多，咱們那高樓也比較多，所以現在跳樓的量也相對增多了。這幾種方式、方法來了結自己的生命，多麼不負責任，國家把你培養成人、父母

把你培養成人，你最後沒有報效國家、沒有報效父母，就這樣白白的把自己的命送掉了，你能對得起誰？最最重要的是你的後果、你的結局是多麼樣的悲慘，這是我們大家誰都不想看到的。這是第二個小問題，就是不負責任的、非正常的婚姻。

第三條就是愈來愈西化的婚姻。現在咱們這麼看，我們中華民族有中華民族的傳統，有中華民族的文化，有我們中華民族的婚姻觀，現在這些丟掉了，愈來愈崇拜西方的婚姻觀，覺得西方的婚姻觀好，好在什麼地方？自由自在，隨意，想怎麼的就怎麼的。這個不應該我們學的東西，我們千萬不能學，我們畢竟是炎黃子孫，我們有我們民族的特色，有我們民族的傳統，我們還是應該繼承和發揚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，保持我們自己的婚姻觀，要認真嚴肅的對待這個問題。

下一個問題我想談談，這種不穩定的婚姻，給誰帶來的麻煩也比較大？父母。在我身邊有好幾個這樣的實例，就是兒子媳婦離婚了，把孩子就推給爺爺奶奶，或者姥姥姥爺了。我身邊有一個佛友，老大姐，已經七十歲出頭了，現在每天要接送孫子上學、放學、做飯，還得給他輔導功課。大家想想，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，給一個八九歲、十來歲的孩子輔導功課，她該是多麼吃力！這個我深有體會，因為我原來是老師，教過小學，現在做為我這個年齡，如果再讓我去輔導我孫女那麼大的孩子，去學習，我真是力不從心。一個是知識升級了，過去咱們小學就是十個數，人口足、手耳目，就是這樣的簡單，你再翻現在孩子的教科書，那要比咱們小學三、四年級學的都要複雜得多，尤其現在講什麼奧數，這個奧數反正我是一點不懂，我看哪個題我也不會。讓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去輔導這個孩子學習，真是難為她。老人到晚年了，她應該有一個比較輕鬆的生活環境，奮鬥了一輩子、奉獻了一輩子，這個時候應該讓她喘

喘氣，結果兒女自己輕鬆了，一走了之，孩子推給老人，老人太難太難了！

多幹點、操點心還好說，現在孩子能管得了嗎？父母都管不了自己的孩子，你讓爺爺奶奶、姥姥姥爺去管孩子，能管得了嗎？這孩子聽話嗎？你說一句，他有十句攔那等著，甚至你拍他一巴掌，他能踹你三腳，你說老人能扛得了這麼折騰？所以年輕人你們想一想，當你們這個家庭解體的時候，你們的孩子，是不是你們自己把他好好安排，不要把他甩給年邁的老人，加重他們的負擔。老人面對這樣的現實，你要說你好好念佛求往生，說好說，做太難了。那老大姐跟我說：夏天還好說，一到冬天，我們北方是天冷路滑，那個雪化了以後，結了一層冰，我都不知道我摔了多少跟頭，有時候摔得都起不來床，就這樣還得繼續做這樣的事情。就是現在爺爺奶奶負責照顧孫子孫女，應不應該？天倫之樂可以，但是你整個都推給老人，他的負擔實在是太重了。如果雙親家庭，這個問題還少一點，禮拜日、節假日，帶回去和爺爺奶奶、姥姥姥爺在一起樂呵樂呵就是好事，但是如果單親家庭，你把孩子完全推給老人，老人實在是承受不了。

我在這真是呼籲我們單親家庭的孩子，你們要體諒你們的長輩，體諒你們的爺爺奶奶、姥姥姥爺，最起碼爸爸媽媽不在你們跟前，你們要聽老人的話，少讓他跟你操點心。有的孩子，譬如說回家寫作業，爺爺奶奶不會。小學還湊合，到中學那個題實在是不會，弄不懂，那你說老人輔導不上，輔導不上，孩子作業完不成，學習成績下降，現在不還比分數嗎？拉班級的成績，老師就不滿意，不滿意就得找家長，找不著爸爸媽媽，那就得找爺爺奶奶。我告訴你們，因為我曾經當過老師，家長到學校去，站在老師面前，用一句不好聽的話說，那就得低三下四。站在老師面前，老師說什麼，你

就得說是是是、對對對，我們家庭沒有教育好，回去我好好管，真是這樣的。有的老師如果素質好一點的，跟你把事情說清楚，好好交代給你，讓你管孩子；如果老師的素質差，說那話真是連怨帶損，你七十多歲的老人，在人家年輕輕的老師面前你得聽著，你能說什麼？因為咱孩子不爭氣、沒學好、沒打高分，就是這樣。如果年輕的父母，你們有這個能力，抽出來一點時間管管你們的孩子，減輕減輕老人的負擔。

現在有很多老人很無奈、很無助、很無望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，我看到她那個表情、動作，我真是從內心可憐、同情她。怎麼辦？她說我不管我推給誰？我再一推那就上社會流浪去了，就會變成小地痞，就會去危害社會，我現在死活也得管著，啥時候死，眼睛閉上了，那我管不了、管不著了，到那時候再說吧。我說妳要是帶著這種心情，不好好修行、不念佛，妳說怎麼辦？那個大事怎麼辦？她說現在我也著急，我也想我該好好念佛，我該求往生了，但是我沒有那個條件。老人說的時候真是那種眼神，非常非常無奈，沒有辦法。因此我想，做為老人來說，該放下的得放下，有些時候心太軟也不行。妳想想，妳已經七十多歲了，還有多長生命的時間？再管妳能管到什麼時候？妳總有走的那天，妳走了，他肯定有人管。如果沒有妳在這這麼管著，他爸爸媽媽就是管好管賴他也得管，徹底的推掉不管，推上社會的，為數還不是太多，哪怕是爸爸這面不管，媽媽那面管的成分還是比較多的。做為老人，咱自己應該放下，別老抓著不放，捨不得、放不下，前思後想的，這是我們家的血脈；尤其是孫子（男孩），那就更放不下。這是我們老王家的血脈、這是我們老張家的血脈，還等於傳宗接代，這樣你自己本身就放不下。這是從老人這方面說。從年輕人這方面來說，你們想父母把你們養大，你們長大成人了，父母已經完成他們的使命了，現在

你們的兒女就應該由你們來撫養、來教育，不要把這個責任推給年邁的雙親。

下一個小問題，我想講一講婚外情。我不知道這個詞準不準確，他們有一個詞告訴我，說妳就直截了當說，現在的婚外情，基本上大多數是包二奶。這個詞我聽說過，但不是那麼太熟悉、太明白，後來他們告訴我，就是這面和原配的妻子不分手，該給妳錢給妳錢，該給妳買房買車給妳買房買車，把妳安頓好，我外面再養一個，這叫二奶。說有的養多一點的，我說那就叫二奶、三奶、四奶，那就排號了，過去那三妻四妾不都排號？幾太太、幾太太。我說現在變個名詞，都長輩了，都變成奶了，二奶、三奶的，就這樣的情況也屢見不鮮。他們告訴我這種情況還是比較好的，就是不拋棄這個糟糠之妻，那叫「糟糠之妻不下堂」，還沒讓妳下堂，挺照顧妳的。說第二種情況，那就糟糠之妻妳得下堂，下堂就是給妳安頓好了以後，妳和我就沒關係了，妳也別再找我了，這是第二種。第三種，要覺得妳礙事，譬如說這糟糠之妻不識抬舉，你給我東西也不行、給我房產也不行，我就是不離開你，那可能妳就要遭罪了，人家得想方設法收拾妳，用這個詞，就說收拾妳了。有的收拾收拾，妳再繼續這麼橫著，可能甚至就危及妳的生命，那就得把妳除掉了。他要做到這第三步，他不就犯法了？犯法他不就得償命？這樣的事情在我們周圍也時有耳聞。也聽說過這個婚外情，這只是一方面。

現在是像剛才說的，不結婚，人家這個不行再找那個，那你說叫什麼情？所以現在在情這個問題上是太亂了。如果是你真跟這個老伴，你把她照顧得挺好，你外面又有一個，你也不傷害你的原配妻子，我說你要能做到這一點，對你來說就很不錯，你再別往下發展了。糟糠之妻不下堂，她就不下堂吧，最好是和糟糠之妻能夠同

心同德、白頭到老。咱們中國人是很傳統的，很講究白頭到老。你看有的單位、有的地區，給金婚的老人舉行集體的金婚典禮，這個我覺得真應該搞，太感人了！白髮蒼蒼的，有的都百八十歲了，老夫妻倆，女方穿著婚紗、化上妝，男方穿上燕尾服，西裝革履，跳跳跳舞、擁抱擁抱，哪怕是貼貼臉，那種情景太感人了。多放一點這樣的錄像、電影，給年輕的、年老的好好看看，學習學習。你想，老夫老妻相攜到老，這不是緣分嗎？這是一種幸福，這是一種快樂，怎麼能去搞那些婚外情？你想誰能跟你真心實意的過日子？

有的人有這方面問題上我那，我真是不客氣，我說你就那樣想，你覺得你的妻子這麼不好、那麼不好，好，我給你一段時間，或者是你徹底放手。你說她不好，你就把她交給我，你不要她我要，她就是我的姑娘、我的孩子，你出去再去找去，你看看誰能真心誠意的像你妻子這樣和你過日子？你要是找著了，回來向我報告，說劉姨，我找著了一個，比她好，真心實意跟我過日子。我給你一年時間你試試。後來他跟我說，劉姨，真像妳說的，人家跟我都是瞎胡鬧，沒有誰真心誠意跟我過日子。譬如說人家對方有家庭，我跟人家提出，說這面我離婚，那面妳離婚，咱倆組成新的家庭，一說到這個問題的時候肯定就卡殼，人家那邊根本不離婚。我說她不離婚跟你是為什麼，你看明白沒有？他說看明白了，看明白了我的地位、看明白了我的錢財，她想要的是這個，不是要的我這個人。我就逗了他一句，反正他一口一個劉姨管我叫著，我這麼說真是有點不太對，我說你就照照鏡子，瞅瞅你長那個模樣，人家要不圖你的錢、圖你的地位，人家憑啥找你？你看看，自己照照鏡子瞅瞅，你哪一點招人喜歡、哪一點有吸引力？一身病，四個加號，腎炎，你再發展發展就得透析了，成天躺在醫院，今天透析一把、明天透析一把，滿身血腥氣，誰找你！

後來有一次住院了，有病了，誰去照顧他？還是他看不起的、看不上的這個媳婦去照顧他，日夜在醫院轂轳。我說你受沒受點感動？他說受感動了，我想還是她對我好，黑天白天、十天半月的都不換衣服，攔那伺候我、照顧我。出院以後，過些日子又淡忘了。我說你太沒良心了，像你這樣的，你要不下地獄誰下地獄？他說，劉姨，地獄很可怕嗎？我就給他地獄變相圖，我說拿回家看，你看你犯哪條，你受的什麼懲罰，你看看你害不害怕。他拿回去看了，後來告訴我：劉姨，太恐怖了，真是這樣嗎？我說我告訴你都是真話，沒有假的，信不信由你。

確實是，這婚外情造成幾個家庭破裂？最起碼是兩個家庭破裂。你自己離婚，你自己家庭破裂了，對方離婚，對方的家庭破裂了，然後又涉及到多少個家庭？涉及你這方面，你爸爸媽媽的家庭。哪個父母願意讓自己的子女離婚？他聽說自己的兒女要離婚，他傷不傷心、難不難過、著不著急、上不上火？涉及到男方爸爸媽媽的家庭，又涉及到女方的爸爸媽媽，雙重父母，然後對方，婚外情的那個對方，是不是也涉及到她家男方的爸爸媽媽、女方的爸爸媽媽？你說最起碼是幾個老人？最起碼是八個老人為他們兩個人的事在操心。你沒盡到孝道，中國人孝是本，你把孝都丟掉了，你還有什麼好前程？你想當什麼官、想發什麼財、想飛黃騰達，連門都沒有，你自己把門都關上了。

所以這婚外情要不得。老老實實的把自己的家弄得非常溫馨、非常和諧，老婆孩子，現在都是三口之家居多，三個人好好過日子，餓不著、凍不著，樂樂呵呵的比啥都好，是不是這樣？為什麼要在這個情的問題上吃這麼大的虧，將來要遭那麼大的罪。所以我今天為什麼一開始說，說婚姻這個話題確實覺得沉重，不那麼輕鬆。關於這個問題我可能說得不是太透徹，感觸得不是太深刻，說得比

較膚淺一些，儘管這樣，我也想把我這個感受告訴大家。因為我周圍這種情況，我接觸的不是太多，但是每一次遇到這個問題，我都覺得它的後果是太嚴重了。所以咱們應該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，就是如果是我們做為父母，如果我們家的子女有這方面的情況，一定要做正面的工作。

現在也有做負面工作的，譬如說兒子、兒媳婦鬧矛盾，做為家長知道了，女方的爸爸媽媽支持，離婚，跟他離婚，不跟他過；男方的父母也說，實在過不了就離。雙方父母如果都是這個態度，非常容易促進他們加速離婚的決心，如果雙方父母都解勸，可能這個問題能緩，最後能不離婚。不要用情辦事，女方的父母向著自己的姑娘，不想讓自己的姑娘受委屈，姑娘回家一說，在這個問題我是這樣想的，做為女孩，如果妳和丈夫鬧了什麼矛盾，我建議不要回去跟娘家的爸爸媽媽說。因為說，很可能就兩種結局，一種結局老人替妳很傷心，他不想讓姑娘抱委屈，妳再哭哭啼啼的，老人心疼你；第二，就像我剛才說的，很可能一氣之下就支持妳離婚，這樣也可能這個家庭不該瓦解的就瓦解了，不能緩過來，就沒有餘地了。

真是有這種情況，我周圍真遇到這種情況了，譬如說兩個人，雙方條件都非常好，高學歷、高水平、高能力，也有錢，很富有，因為一點原因，兩個人就分手了。分手的原因是因為老人，因為婆婆，七十多歲的老人，可能生活理念、生活習慣和年輕人有些不一樣。是不是很現實？我就舉一個簡單的例子，老年人覺都比較少，早晨起得比較早，喜歡把什麼事都弄得有條有理的，現在年輕人普遍現象就是愛睡懶覺，不愛起床。大概南方是這個習慣，因為天熱，睡得晚，起得也相對比較晚一些，我們北方現在這種情況也比較普遍，孩子們都願意睡懶覺。就是這樣的，老人有些可能看不慣，



不習慣，結果天長日久，婆婆和媳婦就因為這個事情可能就發生了分歧，媳婦可能覺得婆婆很礙事，然後就有矛盾。做為兒子，這面是媽媽，這面是媳婦，向著誰說？受夾板氣。然後氣到一定程度了離婚，兩個人就離了。

離了以後過了一段，因為還有孩子在中間牽著，過了一段又想到了對方的好，忘了對方的不好，又想和好。想和好怎麼辦？就得復婚，然後問我應該怎麼辦。我說如果你們是要想真正的和好，你們都把問題認識清楚了，那你復婚一定要辦手續，要正規，合理合法，如理如法。如果你不辦手續，雖然你們過去是夫妻，但是你們已經辦了離婚，已經拿到了離婚證，現在再搬到一起去住，自己就復婚了，這從我們學佛的角度來說這叫邪淫，不合法，你得考慮這個問題；如果咱們學佛人要是受戒了，那這更不允許了。復婚也有一定的難度，說復就復嗎？那對方，雙方都想對方考驗考驗，這一考驗，可能有的就禁受不住這考驗。所以很多矛盾在我周圍發生以後，我看了以後就想，如果大家都能學佛，這些問題會減輕很多很多，減到很少很少。

譬如說，妳把自己的婆婆攆出去，把妳自己的媽媽接回來，妳心就那麼安？婆婆她就這麼一個兒子，她想她的兒子！是不是？兒子也很孝順，他也想他的母親。尤其是逢年過節，都希望全家團聚，妳說不把婆婆接回來，婆婆在姑娘家過年，她心也不安，她不把姑娘家當成自己的家，她總覺得兒子家才是自己家，但是她不能回來過年。然後媳婦把自己的媽媽接來過年，你想做為丈夫，他心裡肯定是不平衡的：我的家，妳媽媽來過年，我媽媽不能回來過年。如果要是兩個媽媽都一起來過年那多好！所以人心一定要放正。妳如果愛妳的丈夫，妳就一定要愛妳的婆婆，因為是妳的婆婆給了妳丈夫生命。妳這麼想，這不就有根了嗎？那妳就知道妳應該怎麼做

了。這個問題，我說到這也就是供大家參考。

關於這個婚姻問題、家庭問題，我還想說，譬如說這個家庭問題為什麼不和諧？第一條就是代溝，現在我也深深體會到了。我倒不是說下個死定義就是代溝，但是確實有不同見解、不同理念、不同的方式方法。咱們老年人應該要恆順一些，別把自己所有的理念我都要貫徹、都要執行，互相都融洽一點，它就好了。譬如舉個例子說，我就是愛乾淨、愛利索，我喜歡把什麼都弄得規規矩矩的，這個東西擺在這，我拿出來用了，用完我還放回原地方。但是可能你的孩子們就沒有這種好的習慣，他用完了隨手就放個地方，所以家裡就顯得很凌亂。過去我生氣，我想這年輕人咋這樣，然後我就嘟嘟、就說，今天挑人點這個毛病，明天挑人那點毛病，時間長了，年輕人就不愛聽。我家孩子還是很孝順的，人家不反駁、不吱聲也不抗議，人就是不吱聲而已。有時候我就跟我兒子說：兒子，你是不是收拾收拾？垃圾袋隨時隨地往外面隨手就帶出去了。我兒子說我看我們這挺好的，媽怎麼妳一來就看出毛病來？我就想，人家兒子媳婦孫女住這，人家沒覺得不舒服不好，我怎麼來了就看出不好呢？妳看出不好，妳也不在這住。因為我和兒子是分開住的。後來我就想，別老挑毛病，妳能幹多少幹多少，兒子媳婦，他們上班的上班，孫女上學，沒有時間。有時候我過去收拾收拾，收拾利索，不願意收拾我就不去收拾了，我採取這個方法，我自己自在。我想去就去，不想去我不去，我也不挑人家毛病了，所以現在大家都挺樂呵。

有一次我早晨打電話，說我有什麼事要過去。打電話的意思就是問，你們幾點鐘起來，我別去堵你們的被窩，完了就說我們約個點我就過去。等我過去一進門，啥景象？兒子媳婦和我孫女大搞衛生！我孫女拎個大拖布，這掄得，我敲門，給我一開開，我一進屋

，我說這幹啥？大早晨忙什麼？我孫女說，「媽媽說奶奶要來，快收拾衛生。」我說這家叫我把人家逼的，把人家嚇的。我說豔梅是嗎？豔梅就笑了，「我們家挺亂的，媽妳來了，我現在趕快收拾收拾。」就為了我，得大搞衛生，你說是不是咱們叫人家精神都緊張了？沒必要這樣。後來我說沒必要這樣，你們過得好，你們過得輕鬆愉快，我就輕鬆愉快。這大家互相一融洽，這事就過去了，就挺好的。所以現在我們彼此很和諧，我也看不著他們那些，我過去老挑人毛病，就是你改變自己的心念。

再一個，家庭還存在一個什麼問題？就是爭執。過去就是住鄰居，很少聽說誰家打仗的，現在好像這種現象太普遍了。我們家住的樓好像有點不隔音，隔一段時間半夜打仗，我們家是聽得清清楚楚。基本上一個月三十天，大概最少得有五天晚上半夜是打仗的。我老伴就說：這打得也太熱鬧了，吵得睡不著。從這屋搬到那屋，到那屋還是不行。我說你就坐著打經念佛吧，他們打仗咱們念阿彌陀佛，給他們迴向，讓他們和諧，別打仗，就是這樣。這種爭執，我不知道都是些什麼原因，可能是我能聽到的，要嘛就是你管我了、我管你了，回來早了、回來晚了，要嘛就是錢，錢還是中心。

那天哪個同修在走廊裡跟我說：劉老師，妳再講講關於錢的問題。我就笑了，我說妳讓我講關於錢的問題，這是我的弱項，因為在我腦子裡沒有錢，我說不那麼太明白。人家怎麼看這個錢、怎麼把這個錢、怎麼重視這個錢，我不太理解。因為我從小到這麼大，我沒把錢看得那麼重，當作一個事，甚至到現在我要告訴你們我都不識數，你們可能都見笑。真的！我就告訴大家，老法師講法的時候說了這個錢字，錢不是一個金字邊，那面不是加了兩個戈字嗎，戈不就是刀嗎？兩把刀要舞著起來那能不打仗嗎？再說古時候那個錢，那不是一個圓嗎，圓的中間不有一個方嗎，一個眼，你說為什

麼要留這個眼？穿起來。穿起來，現在不是穿起來，是人都鑽到錢眼裡去了。我說古人設計的這個錢也弄得挺科學，他怎麼就弄個眼，你弄個死葫蘆頭不行嗎？就是一個點，他就不鑽錢眼了，他沒處可鑽了。這是開玩笑。你說這個錢，你為什麼就把這個東西看得這麼重？

我那天舉個例子，我跟大家說，一個企業老闆，我說我寫的遺囑什麼樣，他聽了以後他真是發自內心說出來的，他不是隨口說說，他說劉大姐，我太羨慕妳了！我說你羨慕我什麼？他說我羨慕妳活得瀟灑、活得快樂，妳活得太輕鬆了。今天我倆第一次見面，我就覺得妳和任何人都不一樣，妳的心是空的，妳的頭腦也是空的，沒有那些雜亂事。我那個遺囑已經寫了一本沒寫完，打字打了一本還沒寫完。我說為什麼，主要什麼內容那麼多？他說財產分割。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錢、有多少財產，怎麼一本還沒分割完畢，啥時候能分完？而且他的病很重。他告訴我：我現在心臟非常不好，上一次在醫院裡是搶救過來的，醫生說非常危險，說不定什麼時候可能這心臟就停止跳動了。我說你現在開沒開始念阿彌陀佛？說不定哪天你的心臟就停止跳動了。我說你現在兩件事，一件事，趕快念阿彌陀佛，求往生極樂世界，到阿彌陀佛那去，這是光明大道；第二條道，趕快抓緊時間寫你的遺囑。不一本沒寫完嗎，現在趕快抓緊時間寫第二本，否則的話你心臟停止跳動以後，第二本你寫不出來了。我說就這麼兩條道，你走第一條道，輕鬆愉快，你身體可能就好過來了。你走第二條道，第二本沒寫完，你累死了，到那時候財產是誰的，你說了也不算；你就是寫到這個本上，落在文字上，到時候可能都不算數，到時候你上哪管去？真是這樣的。所以他說很羨慕我，我覺得他說的是真實話。如果我要跟他比，我要是選擇，我選擇我現在這種生活，我不選擇他那種富有、非常累的生活

。他說我現在有些時候心裡很煩躁。我說你不缺吃不少穿，要樓有樓、要車有車、要別墅有別墅，你幹嘛要心浮氣躁？他說說不出來，就是煩。是不是這個東西太多了也是讓他煩的一個理由、一個原因？

所以為利益之爭，這個家庭自然就不和諧、不安寧，人人都會身心疲憊。如果一家人在一起成天爭爭吵吵、打打鬧鬧，如果家裡有孩子，孩子受到的是什麼教育？小孩再小，師父講法說，他的眼睛是錄像機，他的耳朵是錄音機，他把父母的一言一行都錄出來了，他都記在心裡了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，你怎麼樣來做孩子的第一任老師？尤其是三歲之內的孩子，那個教育是太重要了。希望我們的父母，如果為了孩子的健康、為了孩子的快樂、為了孩子的前途，也不要再為利益而爭了。

還有一種家庭，就是缺少理解、缺少愛，彼此互相不理解，各說各的理，沒有愛心，老的也不愛小的，小的也不愛老的，哪怕就是三口之家，彼此也很少理解、很少愛。大家看那個「愛」字，現在不是有簡化字、有繁體字，大家都會吧，這個愛字？繁體字和簡化字的愛有什麼區別？把那個心去掉了，繁體的愛有個心字在中間，簡化字的愛沒有那個心。你說都沒有心了，擱啥愛？愛就不存在了。所以咱們要愛，要用心去愛，愛你的家人、愛你的朋友、愛你的同志、愛你周圍所有的眾生，真誠的去愛，讓你的家庭和諧美滿幸福。如果缺少這個愛，一切都是空的，愛是基礎。如果彼此互相是你愛我、我愛你，肯定上邊說的那些就沒有了，有什麼爭的？我們把那些利益之爭化為愛字，多麼和諧、多麼好，你說你爭什麼、搶什麼？還是多一點愛吧！

我上邊說了關於婚姻和家庭，說了這麼多問題，可能大家要問，問題這麼多，怎麼個解決方法？老法師在講法過程當中說得非常

透徹，兩個字，教育！除了教育，沒有別的方法。教育怎麼做？第一，傳統教育。一定要把我們的傳統教育撿起來，雖然我們丟了一段時間，已經很可惜了，現在把它撿起來、重新恢復起來還為時不晚。所以我們應該，第一方面就應該把這個教育撿起來，現在我們正在做，但是做的面是愈廣愈好。如果能夠從方針政策立起來，那可能面就更廣泛、速度就更快、效果就更明顯，這是我們所期盼的。第二個教育就是包括在傳統教育裡面的倫理道德教育要提上來。因為老法師給咱們大家建立的樣板，湯池小鎮的樣板，已經告訴我們，人民是好教的，我們再退一步說，孩子們是好教的。

我曾經當過老師，教過學生，小學中學我都教過，我特別讚歎老法師這個理念，就是好教。因為很多老師都說當老師太難了，不好當，我說我怎麼沒這個想法、沒這個印象？我教了那麼多年學，你看我是當班主任，從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四年，我是整整當了十年的班主任，小學、中學我都教了，我沒有一點感到說學生不好教。確實學生是好教的，學生是可愛的，他的可塑性是非常強的，關鍵是你怎麼教，尤其是你愛不愛他們。上次我曾經給大家說，我當老師弄了不少笑話，在座的可能有的沒聽到，我就揀幾個片段給大家再重複重複。我一九六四年參加工作，參加工作以後在小學當代課老師，十九歲。我接的班，就是剛上一年級報名的一年級的小學生，那個時候是八歲上學，我就是小老師，他們是小學生，湊在一起了。

第一個笑話，報到。報到得繳學費，每個人三塊錢，我就讓我媽給我縫了個大布兜子，我就挎在脖子上，胸前就是個大布兜，敞口的，然後好收錢往這大布袋子裡裝。雖然錢不多，那時候三塊錢好像都不少了，就這樣的。然後學生來報到的時候，家長一般的一開始都送學生來，我坐在前面辦公桌，有個小桌子，長條小桌子，

我坐在那，結果這學生家長就把我圍得水泄不通。八月份報到，那不正大熱天，我就這個手拿錢往兜裡裝，這個手給人家開收據，給我熱得這汗，從前胸到後背往下淌，就給我熱到那分上。等我收完了以後，我到別的班門口一看，人家別的老師不像我這麼收。人家怎麼收？是家長學生都坐在座位上，一溜一溜擱那坐著，這個來繳完了，第二個再來，人家是這麼的，收完了以後人再給學生家長，老師再講講話。我這啥也沒顧，就是收錢，就給我圍得，給我熱到那個分上。這是我當老師第一個笑話。後來學年組長告訴我：「劉老師，妳怎麼不知道讓他們坐下？」我說沒想，我就尋思收錢。這第一個笑話。

第二個笑話，學生開始上課了，我們那個時候，學校的廁所在室外，我就想孩子們小，怕他們危險，我第一件事做的什麼？給他們準備手紙。我那個桌，前面那桌上一摞軟和紙，誰要上廁所，來，老師給發紙，一個一個發。有的小不點，長得小的，我再領著上廁所，再給他整褲子，就是這樣的。又被學年組長發現了，學年組長告訴我：「小劉老師，妳要告訴學生自己準備手紙，自己上廁所，妳不能給他們發手紙，不能帶他們上廁所，要培養他們自立、自理。」這是我又學了第二招，就是學生這些事需要自己辦。但是我的內心，我覺得我對孩子們充滿了愛。

那時候每個班是五十四個學生，比起來，那個時候的班比較標準，不像現在的班，多的六、七十，不是那樣的，個個班都一樣，平均，就是教這幫小學生。教起來以後，我記得我們班有四個小小子不識數，就十個數數不過來，你這堂課剛給他教會，掰著手指頭教數數，數會了，下課待會又來，老師我又忘了，這個是幾又忘了。然後我就想個辦法，因為五十四個學生，你不能就管他們四個，在課堂上老單獨管他們，所以怎麼辦？我就放學把他們四個領回家

，分任務，我爸爸教一個，我媽媽教一個，我姐姐教一個，我教一個，一個人教一個，這不就四個就分散了？用什麼教？我爸爸是木匠，拿回來那個小木頭塊，我家的筷子、火柴棍，反正都能數，就是反反覆覆教這十個數。好不容易把孩子們教會了，這十個數能流利的數出來、不忘了，教完了幹啥？玩。幹啥，怎麼玩？捉迷藏，藏貓貓。你說我家住的就是那小平房，就那麼大的地方，往哪藏？我記得我家那個時候，從農村搬家搬過來那個大鐵鍋，那口就這麼大、那麼高，上面還帶著蓋。這孩子跑到我家飯鍋裡去，到鍋裡去貓著，把蓋蓋上，是這樣事的。因為我們住的是對面房，就是我們這趟房的門對著那趟房的門，那窗戶門互相都能看見，完了我們對面那個鄰居就過來說：「你看老劉家這姑娘，簡直就像個孩子王似的，你看跟這些孩子玩，妳是老師還是孩子王？」我說願意是啥是啥唄，好不容易教會了，那不得高興嗎？高興就樂呵。那時候也沒啥玩具，沒啥玩的，那就捉迷藏，往哪藏都行，藏到鍋裡。他說那怎麼能都藏到鍋裡去！我說藏到鍋裡出來再刷刷做飯唄。就是這樣的。我就覺得當老師真是一種非常好的職業，也可能我性格特別符合和孩子們在一起，因為我和孩子們在一起，我覺得可開心、可快樂了；我要和大人在一起，大人有時候說那話我還聽不明白，還費腦筋，所以還是和孩子們在一起好。

我教了這些小朋友，後來逐漸發展，我又教了中學。我教中學以後，我教那個班是比較特殊的班，就是別的老師如果人家不要的學生，就送到我這來。所以我這班，我一說特殊班，我們在座有的搞教育工作的就知道我說這個意思。特淘特淘，淘到什麼程度？班裡有個通氣孔，那牆上，教室裡有個通氣孔，他們如果要是喜歡下一節課上課的老師，他就得給你弄點小節目。弄個什麼節目？就把那麻雀抓住以後，事先都塞到那小通氣孔裡，然後用個繩拴著那



通氣孔的小鐵片，這麼撐著。這個時候全班紀律特別好，鴉雀無聲，誰也不吱聲。所以老師一進門覺得（我們是八班，外號叫八大爺班），可能心裡想：今天這班紀律咋這麼好？一進屋，老師往講台那一站，班長一喊「立、禮、坐」，這坐字一出口，這面繩一拉，滿屋飛麻雀，你說這課怎麼上？這就是我那些寶貝學生們，就能淘到這分上。

再譬如說，老師裝粉筆那個粉筆盒，上課之前把粉筆掏出來，把沒長毛的小老鼠給你裝在這粉筆盒裡，軟乎乎、肉囊囊的，然後把蓋蓋上，那不還是粉筆盒嗎？等老師來上課，一打開粉筆盒去拿粉筆，抓著的不是粉筆，是肉乎乎的小老鼠，嚇得嗷嗷叫，女老師。然後跑到教研室去找我，「哎呀！劉老師，妳們班課我可上不了，妳快去看看吧！那個粉筆盒裡是啥東西，肉乎乎的。」我說啥東西肉乎乎，不是粉筆嗎？說妳快去看吧！我說我去看看，我就去了。等我往屋一進，我們班都這樣，腰板扒溜直，二目平視，面無表情，就這樣的。我到跟前一看，打開粉筆盒，一盒粉筆，滿滿的擱這放著，沒有別的東西。我說你們這魔術變得挺快，就這麼一會，這粉筆盒就變來變去，變了兩把了，你們把那個再給我變出來我看看。我們那個寶貝，就這一窩小老鼠仔擱手心攥著，擱這嘎☒，眼睛瞅著我。我當時全班掃一眼，我就叫誰誰誰你站起來，你手裡拿著什麼東西？給老師看看。「沒拿啥，沒拿啥。」我說你把手拿出來，放在桌子上。把手放在桌子上了，實際那東西就放在他兩腿中間，他放這，他把手放這，「老師，我啥也沒有。」我往他跟前走的時候，他手趕快往下拿，我說你的手放在上面，不要往下拿。就是這樣。等我繞過來走到跟前一看，一小窩窩，擱腿這嘎☒擺著。

就能淘到這種程度。你說在這種時候，這樣的學生，老師應該怎麼辦？批評他、打他、罵他？這我都不會，我批評學生還可以，

但是你要讓我打學生、罵學生，我真是不會。我打學生打沒打過？打過。因為什麼？有一次我們的勞動委員，他那個頭髮長了，那時候不興留長頭髮，我就跟他說，你是班幹，你能起這個帶頭作用嗎，你看你這頭髮長了是不是不好，咱們學生應該是個學生樣。另外他穿了一個喇叭腿的褲子，那個年月沒有幾個穿這喇叭腿的褲子，就是學生。我說你這褲腿下面是不是有點肥，尺寸稍微大一點，咱把它改小一點行不行？說行，老師妳放心吧。說實在的，我的學生非常聽我的話。第二天第一節課是我的語文課，我往講桌前一站，班長一喊「立」，我一看，為什麼都不摘帽子？沒來得及想，「禮」，帽子全摘掉了，清一色禿頭，全班沒有一個長頭髮的，都變成禿頭了。你說你笑還是不笑？我實在憋不住了，就把臉轉到黑板上，給我笑得，完了我這一笑，我們班簡直都，差不多房板都要笑開了，全班的男孩女孩哈哈笑。笑完了，我說為什麼要這樣？誰領導的？我那勞動委員說：「老師，昨天妳不是說嗎，要起好作用，不要留長頭髮，我跟他們一說，他們說那咱得聽老師的話，既然不讓留長頭髮，咱們短頭髮也別留了，都把它剃掉。」心特別齊，一般的做不到。我們班男孩女孩，對內要是打仗也得見血，要是對外，是男孩女孩一起上。所以我們八班，那個時候正好出了一本書，《林海雪原》，《林海雪原》有個八大金剛，坐山雕是頭，我們班排號又是八班，所以我們班的外號就是八大金剛。後來人家老師們評價，說八班何止是八大金剛，人人都是金剛，男同學也是金剛，女同學也是金剛。我說那我就是坐山雕了，一個坐山雕領著一班八大金剛。就是這樣，但是我覺得那幾年教學生活特別快樂。

就去年，我們這些同學又聚在一起，聚會來的，他們說起過去上學那些事，還都說得津津有味，就是那個情節他們都記得非常清楚。我說為什麼這麼多年了你們還記著？他說老師，那個印象太深

刻了。也可能那時候我們小，就是我們每一次淘氣、每一次犯錯，妳當時哪怕是批評我們，哪怕是就像我們去剃禿頭。當時我們最淘氣的那個，我照著他光腦袋啪啪拍兩下，我說你們太調皮了，完了他說啥？老師給我拍打拍打灰。就是這樣，就是彼此之間沒有說我高高在上，我是老師，他們是學生，我怎麼教育他們、怎麼批評他們。他們現在告訴我說：「老師，那時候我們就覺得妳非常親，沒覺得妳是我們老師，我們看別的班老師和妳不一樣，我們就心裡非常慶幸，我們可攤著這個老師了。」就是這麼一種感情。

還有一個就是我教的最大的學生，是七〇屆的，七〇屆畢業生他們基本上比我小個六、七歲。譬如，我一個學生他告訴我，他說老師，那時候我特崇拜妳，妳不教我們的時候，妳教低年級，我每天下課趕快跑到走廊去。我說幹嘛？他說我去看妳從哪個教室出來，我用眼睛送妳到教研室，然後又打上課鈴了，我又出來，我從教研室用眼光把妳迎出來，給妳送到妳上課那個班。我就是喜歡，我回家跟我媽媽說，我們學校有個什麼老師。他媽媽說你們老師什麼樣，怎麼讓你天天還能這樣？他說更可笑的，我當時時候穿了個黃軍裝上衣，立領的，洗得發白了，他都學得可形象了，說老師妳穿一個大補丁褲子，褲子補丁那麼長，他跟我比量，一個膝蓋一個大補丁。完了他說我回家告訴我媽媽：媽媽，那老師穿個什麼衣服，妳給我也弄個黃軍裝，快點找兩塊布，給我膝蓋這補兩塊大補丁。就現在說起來是不是都像笑話一樣，就是這樣。後來他的班主任老師調走了，就把我從低年級一下子就調到他們班去當班主任，他那個時候是七年級，就調他們班了。他說老師妳都不知道，妳第一次到我們班去把我樂到什麼程度，我恨不得都跳高，真好，這老師咋來當我們班班任！回家趕快向他媽報告，那個老師上我們班當班任了，就這樣。我教他們時間不太長，教他們也就一年多，他們就上中

學了，就是這樣。

所以我跟大家插了這麼一段是什麼？就是無論是你和誰相處，你只要心裡存著這個愛字，你愛他們，你那個感情是不一樣的。你說當老師批不批評學生？也批評，他們犯錯的時候也要批評他們，但是你這個批評是帶著愛的那種批評，你語氣可能都不一樣，你得到的後果都不一樣。所以現在有人說學生不好教，我說我真沒有那種感受，也可能我那個淘氣包子太集中，我都習慣了。

有一個小寶貝，我都管他叫小寶貝，小學六年級畢業了，就認識三個字，他自己的名字，還不會寫。六年學了三個字，認識還不會寫，你說這孩子真是可憐。長得毛嘟嘟的大眼睛，黑乎乎的，可可愛了，是學校的第一號王子，誰也管不了。他們小學往中學報名單的時候，一個人一張卡片，那個卡片上就帶記號，學校的王子是三個三角號，學年的王子是兩個三角號，班級的王子是一個三角號，這都是帶號的。所以來了以後，你一看這個名單，就知道這個學生是屬於哪個類型的，那這個王子肯定是分到我們班，就分到我們班了。但是我沒有見過這孩子之前，我不知道這孩子什麼樣，只知道他淘，愛打仗、不遵守紀律。然後報到那天我就想，我要第一眼能把他認出來就好了，可能對他是一種震攝，這是我當時內心的想法。當時一個學年是八個班還是十個班，那就得排隊，在校園裡排隊。排完隊，我就看我們班男孩這個隊伍，就想我能不能把他認出來，我就從頭看到尾，就覺得哪一個也不像。後來我就室外看看，一看我們學校有個記事板，記事板的後面站著一個小黑小子，探頭探腦往這面望，一看就是個淘氣包，我當時心裡想就是你。完了我就走過去了，我就叫著他的名，我說你站到隊伍裡去，他當時就愣了。後來等熟了以後他跟我說：「老師，妳真是給我一個下馬威，我當時就想，這老師神了，她咋把我名叫出來了？」我當時我就想

，我就要把他認出來。然後他就說：老師我站哪？我說你這麼大了，你應該知道你站到哪，你自己去找位置。他就從第一個開始比，比到倒數第三個，他說老師我站這行不行？我說你認為行就行，你認為不行你繼續比。他說那我就站這了。就站這了，第一天報到。

然後就排坐位，點名，當時我第二個想法就是爭取一次把全班的名字我都記住，明天早晨點名我不用點名冊。我真是這麼想的，不是說我聰明、記憶力好，我回家去演習了。我排座位是一座一座的，一座兩個孩子，一男一女，我排那個點名冊的時候我是按著他們的座位寫的，一行一行的。晚上回家，我那一宿沒咋睡覺，我就背我這個點名冊來著，是我背下來的，真不是我聰明。第二天上課的時候，我得開始點名，我說現在請大家坐好，老師開始點名。先是最小的淘氣包，老攔那這麼扭著，我就說你哪不舒服？他說老師我坐不住，我想溜達。我說好，老師先不點名，你先下地溜達溜達，等你溜達舒服了再坐回去，老師再點名。他就下地了。那四趟桌中間不有空嗎？他就下地溜達來溜達去。我說你溜達好了沒有？溜達好了。我說溜達好了回到座位坐著，老師點名。回去了。

我就開始點名，這點名冊我就沒拿到班上來，放在我辦公桌裡了，然後我就按著昨天晚上背的那個記憶，我就瞅著座位一個一個叫。我告訴他們，我說老師叫對了，你站起來答一聲到，老師叫錯了，你不用站起來，你瞅著老師，我就知道我叫錯你名字了，老師給你道歉。完了我就開始點，從第一桌開始點，全班一行一行，四行，一直點到最後，真爭氣我一個沒叫錯，都點對了。這時候全班同學那表情都立馬不一樣了，那真是腰板馬上都扒溜直，那小臉都抬起來，揚臉瞅著我。我心裡當時很自豪，就想我都叫對了，我震你們一下，就那個想法。後來同學們告訴我：老師，妳真是震了我們一下，當時下課以後，我們就說這個老師了不得，可不能惹她，

她記性太好了，怎麼昨天才見了咱們一面，今天就把全班名都叫上來了。就是這樣。

所以跟孩子們在一起，跟學生在一起，第一位的是要拿出你的真誠心去愛他們，他們的難處就是你的難處，譬如說人家不要的學生，送我這來我都要。後來我當校長以後，我把學生分好了以後，分到各個班主任那去，人家班主任老師就開始往外挑，挑什麼樣的？家庭條件不好的、穿衣服很髒的、淌鼻涕的、家庭沒有人輔導的。人家怕拉班級的成績，人就送到我這：劉校長，這個我不能要。你不能要，我說為什麼？他成績跟不上。六個孩子在家裡是老大，媽媽又是精神病，肯定是家庭條件不好，沒人輔導過他，更沒像現在上什麼學前班，那肯定一開始他跟不上。我說那就簽個合同，我教三個月，三個月以後你來出題考試，達到你們班中上等水平，你無條件給我收回去，你沒有條件剝奪孩子的學習權利。行不行？他說那行。放在我這，我就每天放學把他領回我家教，上班領到我辦公室教，教了三個月，我就把那個老師找來，我說你現在可以出題。如果我出題，你說我教他啥我出啥，你出，你在這看著，然後你給他批卷，你給他判分，看看他能達到什麼程度，如果夠格了你領回去，不夠格我繼續教。結果他一考試，我們班上等水平了。就三個月，我就把這孩子教成上等水平，然後老師就沒啥說的了。

成績上來了，還有髒、淌鼻涕，在這三個月過程當中慢慢培養。說穿著小棉襖閃亮光，不衛生。棉襖還不能洗，老師還笨，我還會做，怎麼辦？我給他買個小襖罩，給他罩上了。我告訴他，孩子，髒了以後洗這個襖罩好洗。以後注意，鼻涕不能這樣似的，我告訴他：這樣似的，完了鼻涕就都抹在這個前大襟，它就亮了，咱這回不往這上摸，拿軟乎紙給它擦了，扔到紙簍裡。所以在我那我教他的時候，那鼻涕就像面條一樣，一會下來了，一吸溜上去了，

我說不能這樣，拿紙擦，養成好習慣。所以他就三個月，這個毛病也改過來了，不這麼抹了，它這就不亮了，鼻涕也不像粉條一樣，也不突魯了，那老師沒啥挑的了，領回去了。

有沒有阻力？有阻力，因為我也有孩子，有姑娘、有兒子，也上學。我婆婆一看我何止，這不是領一個，不知道我這陸續領幾個，一領回家，我婆婆那眼神都不太對勁，妳想妳自己家孩子不管，管人家孩子，就是這種心情。瞅著我就說：「我們小雲又領回來好幾個小祖宗。」說我領回去的是小祖宗。祖宗就祖宗，就是這樣。

我從事教育工作，從一九六四年開始參加工作，一直到一九七五年，我離開第一線，就是不當班主任，當教導主任、當校長，然後我是一九八三年徹底離開教育崗位，調到另外的部門去工作的。就是這十多年，我就沒有覺得學生怎麼難教、怎麼難管、老師怎麼生氣，我真是沒有那種感覺，所以我現在跟你們說這一段例子，我就說如果咱們家庭，家庭成員之間，你也以這種愛心去對待他們。譬如說婆婆和媳婦這個關係好不好處？我過去特別不服氣，那時候我辦公室有一個小同事，她就跟我說，她的哥哥和她嫂子和爸爸媽媽的關係怎麼緊張。我說那不對，人心都是肉長的，只要妳坦誠去對待他，他怎麼能不好？我說我結婚以後婆婆對我特別好，我真像我婆婆的姑娘一樣，我對我婆婆也好，這是真實的。現在我就想，等以後我兒子結婚了，我一定對我兒媳婦要比我婆婆對我還好。後輩要比前輩更高，我只能超過我婆婆，不能次於我婆婆。我真是這樣說的，我也這樣做的。但是後來孩子結婚以後，就通過這十幾年我的感受，我真是體會到了，有些時候確實不太好處。

是不是我不真心？不是，就是說不出來兒媳婦和婆婆之間，還是有那麼一種距離，還是有那麼一種隔閡？我不知道它來源於哪。我曾經跟我兒媳婦，我倆坐在一起交心探討過，因為我兒媳婦很坦

誠，是個好孩子，我就跟我兒媳婦說妳怎麼想的？因為咱倆，我是婆婆妳是媳婦，社會上有好多，我想研究研究這個問題，怎麼樣能把這個關係處理得更和諧？我兒媳婦跟我說：「媽，我真是跟妳說實話，我就想婆婆不是媽。」她就這一句話。我說不對，婆婆怎麼不是媽？婆婆是媽。妳當姑娘的時候家裡有個媽，結婚以後妳又有了一個媽，妳是多了一個慈母，怎麼婆婆不是媽？我不承認，我就是媽。完了她說：「從感情上有這種感覺。」後來我反思我自己，還是我有些事情做得不到位，如果我做到位了，她不會有這種感觸的。後來我就一點點跟她探討，我說這麼多年，結婚十幾年了，妳對媽都有哪些個不理解、不滿意的地方，妳都給我叨咕叨咕，媽心大，啥都能裝。有些時候，我倆就直接面對面的交流，她說了以後我才知道，有些事我根本不知道，我腦袋裡根本沒有印象。我說妳看咱要及時交流多好，當時就把這個小結結、小疙瘩就解開了，現在十來年，可能我這面啥事沒有，妳那面結了許多小疙瘩。咱一個一個來解，沒必要結這個小疙瘩。

現在我就想從哪做起？我是婆婆，從我做起。長輩，對不對，你一定要真誠心去愛你的晚輩。你這樣想，兒媳婦她有爸爸媽媽，她爸爸媽媽希望她的姑娘嫁個好婆家，一家人和和美美過日子；我有姑娘，我希望我姑娘嫁個好婆家，這不是同樣的心態嗎？所以我跟我的同事曾經這樣說，我的理念就是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對待我的兒媳婦，只能比對我姑娘和對我兒子更好，不能次於我姑娘和兒子。但是我心粗，有些事可能我想得不周到，但是發自我內心的，就現在我面對鏡頭，我坐在這裡，坦然的可以對大家說，我真心誠意的對我兒媳婦好。不管是結婚前還是結婚後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從來沒有改變過。雖然有些時候，有的事聽了以後有點想不通，不是這麼回事，怎麼能這樣？但是很快這個事就過去了。因為我想，孩子



三十多歲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一天工作量那麼大，現在社會也很複雜，她很難、她很累，有些時候回來不太高興、有點不舒服，這都可以理解，所以做為婆婆不去挑剔孩子們。你就想，她這一天，從上班到下班已經很辛苦，早晨帶著孩子去上班，帶著孩子去上課，六點多鐘從家就出發了，晚上要陪孩子上完補習班的課，最晚的時候都九、十點鐘才能到家，多麼辛苦，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。所以咱們彼此多一點理解，這個問題就解決了。

從自己做起，比要求別人，一是簡單、簡捷、方便，二是效果特別好。我們現在在座的，可能有婆婆、有媳婦，我們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一個家庭和不和諧，如果你是三代同堂，公公婆婆是樹根，小夫妻是樹幹，孩子是樹梢樹葉，就是這麼一個比例。大連有個孫老師講課，他有個大樹這個圖，講過這個。如果是這個，現在我們這個樹幹起著很重要的作用，承上啟下是不是？你看老人年齡大了，需要你們關愛、照顧，孩子還小，需要你們培養教育，你們就在這個時候，上有老下有小的時候，是最累的時候，最辛苦，這個老人是理解你們的。過去老人把你們帶大的時候也經歷了這一段，那時候譬如說像我，我上有公公有婆婆，然後我有兒女，這不也是三代？從這個時間段經歷過以後，彼此就知道了。我現在做婆婆，就知道當年我婆婆的苦衷，因為我婆婆就這麼一個獨生兒子，從小嬌生慣養；就我一個兒媳婦，我當時的脾氣又很剛烈，不像現在這樣，我那個時候脾氣很暴躁，沾火就著，但是我心眼好使，我婆婆和左鄰右舍都說我心好、善良。你這樣一想，彼此互相理解的成分就增多了，彼此就知道互相關愛了，當你把愛給了別人的時候，你會非常快樂的。

譬如說我舉個例子，我兒媳婦工作忙，很辛苦，所以到春節前我就想幫她搞搞衛生，我就把她家所有的簾、單什麼的，包括衣服

在內，我都包成包。因為從她家到我家要坐車，得坐四站，我還捨不得那一塊錢坐車，你說老太婆都摳到啥程度了，節約到這種程度。我就把它包成包，然後就動員我老伴和我去把這包背回去。我老伴有自行車，他自行車可以給我馱，然後馱不了的我再背著一個。後來我老伴抗議了，人家不幹了。不幹了，我姐去，我就跟我姐倆去，我姐跟我包包，然後兩太太一家背個包，我說像闖關東一樣。背著走這一道，大約得走半個小時，這一道所有人的目光大概都瞧這兩個老太太，這年月還有背包的？我說沒關係。這兩包背回以去洗乾淨，都給它熨板正，然後再把包背回去，再背那兩包沒洗的，就這麼的。到過春節前，我就把所有該洗的都給她弄好了，板板正正的，這樣你看不就給她節約時間了嗎？她可以多一點休息時間了。你說我幹這個活，是不是就把我累得不行？不是，幹的時候還挺輕鬆的。我老伴有時候說，妳這是幹什麼！給我起個名叫「老賤種」，我說賤就賤吧，勞動鍛鍊身體。實際我真是沒有別的想法，我就想，能幹我就幹一點，孩子們忙，能幫我就幫她一把，就完了，就這很簡單的事。

我舉這個例子都很淺顯。我今天之所以把婚姻和家庭這個問題拿出來，做為一個專題來說，就因為涉及到每個家庭。誰都離不開婚姻，誰都離不開家庭，如果我們家庭和諧、幸福、美滿，人心是快樂的，你念佛都快樂；你家裡要天天打仗，說實在的，那個佛你也念不下去。所以咱們要解決這個問題，從咱自己做起，是婆婆做個好婆婆，是媳婦做個好媳婦，是閨女做個好閨女，是兒子做個好兒子、姑爺做個好姑爺，老老少少大家都樂樂呵呵的。向齊老菩薩學習。你們可能沒看到，齊老菩薩帶我們到公園去，幹什麼去？去笑。說只有笑，你才能上西方極樂世界，你成天哭天抹淚、愁眉苦臉，能上西方極樂世界嗎？前天晚上就帶著我們在十樓，要結束了

，把師父送走了以後，我們又上樓到那屋，又教我們笑，大家笑得前仰後合。你們以後，我不知道那照片能不能洗出來，在誰手裡，那齊老菩薩逗我，因為我平時不太愛笑，齊老菩薩逗我，不笑不行，揪我耳朵，完了叫他們就給照下了。他們當時給我看，在那個相機裡拿來給我看，我一看太可笑了，這兩個老太太，兩個瘋老太太、傻老太太，連扭帶跳的，可有意思了。

所以大家還是應該敞開胸懷，充滿了愛，把一片愛心獻給全體眾生，我們大家也快樂、也幸福。祝願大家都有一個好的家庭，美滿、幸福、和諧！今天上午就講到這，謝謝大家。